楊文恪公文集

記

真軒記

真偽之辨古今難之陶淵明一生嗜酒不為五斗米折腰至有我醉欲眠君且去之語人皆信其任真無異辭者晦菴朱文公景仰鄒魯窮探濂洛可謂一代之真儒矣其在當時反遭偽學之謗至於後世而公道始大明焉又如真西山魏了翁亦學朱子之學者或者目西山以真小人目了翁以偽君子亦至於後世而公道始大明焉嗚呼真偽之

論於諸儒固無損益然在朝廷如此則用舍倒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而宋卒以此亡國則所係亦亦重乎嘗因是而思之淵明之爲真也易諸儒之爲真也難蓋世道不明人不知學以恣意任情爲一任以往言亂道爲真率一有禮法之士儼然特立於其間則必以爲矯飾不情之甚甚則嫉之如仇讎噫此真僞之所以難辨也淵明之真雖遊乎古然終不脫晉人之風而與世情之惡拘檢而樂放縱者相入若晦翁諸儒一齊衆楚固宜落落不合矣予交金谿吳給事懋真益交于其從子學益

王欒詡復嘗為懋誠尊翁廷則取號眞軒一日書來諗予作記且曰廷則質實敦樸人服其眞予發書讀之既曰懋眞豈欺我哉矧廷則山林之士眞誠樸實固其所也豈世俗之所謂眞者哉抑世俗之所謂眞懋眞則不以為眞矣王氏出宋安國之後

求己記

人與已相對若內外彼此然世之人當責諸己者則以責諸人當恕諸人者則以恕諸己是何異於認內以為外執此以為彼也君子則不然愛人而

人不親禮人而人不答治人而人不治則亦反其仁反其敬反其智而已於人未嘗挍於已未嘗貸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以先施之未能任諸已者未嘗輕望諸人者未嘗學也盖古聖賢遇事變盡道理未有不以求已為務者故孔子嘗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者良以此夫新建之檀溪有謙君者素以求已自勉乃命其嗣子耀徵予為文以記之軒壁耀為其邑庠弟子員已有聲稱後從予受易問及其家世則累代以輸粟荷

朝廷旌表數矣且語其尊公之所以求已者甚詳檀溪與豐城壤地交錯予姻小稍夏氏與君之居密邇為朱陳村故予未識君已孰耳熊氏輝未從予游已舊識君矣君之所以求已者用力亦有年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則不出乎聖賢之訓如予前所云者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君求之聖賢之訓可也予不佞姑以此為記

敏齋記

吾豐城梅岡李君好古博學儒者也予蚤歲未識君已喜君所為詩間有誦之座上者輒為之擊節

稱賞踰壯始得訪君梅岡相與劇談竟日復步月溪上語不休夜對榻復論至五鼓如是者凡再宿倦而歸矣既而一出遂闊焉久之年来憂制家居君手慰存問不絕嘗以其敏齋記屬予未有以復君以書来速也乃為之言曰人之為學誠不可以不敏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論語曰敏以求之先儒謂自有經籍以来古人言學字始見于說命則是千萬世論學實基于此然則後之學者豈可忽乎抑孔子大聖人也其自言為學惟在於敏而況於其他乎夫以千萬世論學之所基不出乎敏之

一言則後此論學如洙泗所謂格至誠正者固不出乎敏也又後此論學如伊洛所謂居敬窮理者亦不出乎敏也以大聖人之生而知之而必學而學必以敏則自聖人以下而為賢者其學固當敏也自賢人以下而為士者其學尤當敏也是則人之為學成於敏而廢於不敏汲汲焉以寸陰是兢以分陰是惜則有日新之益而學之進也孰禦苟惟玩歲愒日以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以今年不學而有來年其為自棄也必矣君苦學一生今駸駸向暮矣猶晨夕書冊不去手其為學不可謂不敏

也君承先助教家學且以其仕於外而購書之多也故得肆力其中其視山林之士獨學而艱於得書者不類君平生工詩文其所斂者多在是而晚年則移之於要約矣然正心誠意之學居敬窮理之功他日再至乎梅岡之上相與燕坐乎斂齋之中尚當細論焉

南湖散人記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明士之終身成就者不過以其資之近似而已如萬石君東陽侯之長者李膺范滂之名節以至劉伯倫阮嗣宗之曠達皆是也

先王之教本於義理之中正而所謂名節者亦風事而後見豈專尊於是哉而漢晉嘗有長者曠達哉嘗讀唐人陸龜蒙所自為江湖散人傳其言心散意散形散神散則又伯倫嗣宗之流也彼其營營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奚梯挈楹折腰屈膝其視超然曠達不受籠絡固誠大丈夫矣然嘗聞之纔放肆則日於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古今聖賢之教拳拳於收斂身心拘檢形骸未嘗導人以一毫之慢易而為士者亦安可以必自縱逸哉予姻李君汝玉別號南湖散人予每見其正衣冠謹言

論應事接物初不苟然者私怪君非散者而不知何以號此號也或曰君簪組巨族世家南湖讀書水光山色之間初不為人所窘束故曰散爾予曰有是哉未幾予姪子斆以君之婿也為君述南湖散人記因憶君亦嘗有此請也遂為書之且以問君之散是誠安在

存心堂記

吾豐舊族之尤著者同造之孫氏予自少已聞其隱者致康甫甚熟其後始識之同造東去縣治三舍許孫氏聚族其間最久蓋其族有唐處士墓尚

徙由唐歷五季宋元以至于今中間六七百年其
安汴杭如傳舍而孫氏一區之地獨按堵如故其
文獻歷歷可攷其以舊而著也宜乎隱者之於世
固有人不及知者而予之於致康甫乃獨不然者
蓋其凡有民隱雖間關不避而必欲力陳之凡有
民患雖勞悴不恤而必欲以身任之如上免粮之
章捧禁隄之檄其所為如此宜其雖隱而名愈彰
也今年已遲暮而所居一堂顏以存心或舉古人
宗會法與族人燕集其間因訓子弟以親睦或倣
呂氏鄉約飲鄉老于其中而申以化鄉人之道孟

軻氏有言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致康甫之存心為何如哉夫人之一心甚有可畏於鄉為周處於族為程公孫於國為隣壑於天下為青苗亦心也至於小而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大而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夫橫渠先生聞皇子生喜見于色見餓莩食不美亦心也心可不知所以存之乎致康甫之存心可謂得其所存矣君欲予記其堂予并著二說者冀於其為宗會為鄉約於斯堂為其申戒其族與鄉人之一助云耳

刑科題名記

給事中之官在前代專主封駁至我　朝則兼諫諍之職而漢唐宋之所謂諫議拾遺正言者悉總于是官矣不特此耳前代率有判登聞鼓院之名而我　朝則專以給事中領之是又兼判登聞鼓院之職矣前代率有左右史起居注而我　朝惟給事中立班最近輪月紀事是又兼左右史起居注之職矣然其大要莫重於封駁尤莫重於諫諍而二者固相須也自今言之凡章疏之達於　九重而經乎　御批者一時皆付之六科何者之當

執奏何者之當舉正此給事中之事也苟惟察會
負防點汚最具奏目而奉以入留呼書人而録之
出如此而已矣則豈從前諫官之意哉凡 朝政
之干清議而咈公道者衆目皆屬之六科孰為
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關而宜論孰為君子小
人消長進退之所繫而當言此給事中之事也苟
惟計利害顧身家吹求細故以塞其責承順風旨
以便其私如此而已矣則豈 今日設官之謂哉
雖然蹇忠在所勉賣直在所戒勿欺而犯以守經
納約自牖以行權則於是官也亦思過半矣荊[illegible]

近歲始追書前任人名氏於東朝房之壁同寅諸君一日僉謂石已向盡嗣至者無所於容盍啟圖之乃命厲以記將并前後遞刻之於戲並列聯書昭然具在先正司馬光謂後之人將從而指其忠詐曲直以為可懼者信夫

晴峯記

當塗李君元玉著號晴峯屬予記之或謂君居采石其讀書之處正對李白峨嵋亭之山直夫天日情明嶕嶢厜㕒當軒窗之間秀色可掬君其愛山者乎予謂不然昔人着屐以登拄笏以觀要皆荒

逸無取元王之意不在是也或又謂晦菴朱子贈籍溪胡氏有萬古青山之句五峯胡氏謂其有体而無用乃賡以山中出雲之說五峯之意以山之晴猶人之抱道蓄德而為淋之具以山之雨猶人之建功立業而為用之行君學已成而輒躋場屋年已壯矣而充於中者未始一展焉其山之晴而不雨乎予曰似矣而不盡然也古之士所急者吾之体至於用則一俟乎時而以為非我所預也顏子之在孔門克復博約既無不盡而為邦之問四代之禮樂得於聖師之訓而皆斟酌於胸中若是

若誦其有体而無用可乎用固在於体之內雨旅寓於晴之中也故朱子聞五峯之說謂恨不及見之而卒請其目則其意固以為必有所當論者矣或者退元王曰某皆不敢當然幸為我書之將朝夕觀省以推究朱子與五峯之旨而勉學焉予遂錄以歸之以為晴峯記

重建漕運理刑分司記

國朝自永樂間定都于燕每歲漕運逾四百萬石舳艫千艘貔貅萬竈所恃以綱維而禁制之者惟政與刑而已有都御史總兵官莅焉所以綜其政

也有刑部主事祭焉所以理其刑也是三者之治並建于淮安郡城惟理刑之治規模隘陋棟宇撓腐先是徐君朝之姜君仁夫自刑部更迭而至乃營乃度權輿於始今李君敬敷繼之益圖其成而制度儀等於是乎大備矣財用所出多資於山陽邑舊令楊君廷宜姜君謀焉而基以弘新令王君王振李君任焉而工以畢至於主其議者則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公德馨也敬敷一日貽書謂廉曰是役也君子斯與有司者之戮力也固其所也惟是李公之意甚勤而近已即世不可令其泯沒

衙衛且前此理刑無印又特請于 朝為鑄漕運理刑關防此皆公之惓惓乎分司者其為我書之竊謂堯舜三代未嘗舍政刑以為治虞廷九官申命皐陶以為士師周官六卿司寇之職寔掌邦禁我 朝五府六部而有三法司虞周建官之制也十三布政司而有按察司虞周建官之意也然則綱運繁夥事變錯出而刑獨可缺乎永樂始漕淮恭襄平江侯陳公彥純其后增以理刑主事三載一代正以刑之不可廢也繼而復增以總督都御史為之文武大臣又以政之不可偏也今事權鼎

立政刑並峙分司之關係如此而諸賢之汲汲焉
其皆知所重哉是宜記

郭西行樂圖記

吾豐城之士夫宦游於外未老而歸得以尚健之
精力以窮山水登臨之樂於有餘之歲月者項背
相望如李君咨源丁君天錫或年才五十或未及
六十先後致仕者皆是已二君於諸公間情獨相
投登臨之樂無日不俱其交也信所謂斷金如蘭
者也乃者為郭西之游訪太守涂先生于草堂別
墅先生年今古稀以上當其解印時亦尚未耆耳

於是一觴一詠盡歡而罷李君乃命為圖名曰行樂寓其子壻鄉貢進士將君振之屬廣為記受而閱之二人鴈行而進者前為丁君次為李君一人立于門外者為太守先生衣冠閑適之趣宛然在目漢楊惲有云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行樂之義其本諸此與廣嘗惟吾邑士夫從前謝事之早且絕無以官為家者以為土地之饒易以治生與則東旱西澇歲恒云歉甚至數十年前或稱沃壤者近亦復告泉脉枯竭為厥田下下矣以為園池之勝可以適興與闤闠之内地貴如金類無基榭

之觀考之邑志元時北距縣治二三里有山茶巷牡丹芍藥園百餘年來悉為桑麻之地矣意者邑中良辰美景名流韻士往來過從尺牘相招斗酒相聚投壺奕棋叙說平生藹然禮讓較之他邑鄉曲之誼特為最厚也乎是則前輩率皆謝事之早及無官以為家者非以土池之饒園池之勝寔以風俗之足戀戀耳夫能使今日風俗之厚者非今日也前此致老也使異時風俗之厚者前此故老不及见在今日之諸君也鄉之後生得不有望哉由是觀之則此圖之作豈可謂無關涉也耶涂先

生之草堂嘗從學舉子業佔畢其中他日歸矣亦竊願游焉幸毋曰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豐城縣新埽記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術正以為之隄奇以為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為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以縣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埽為要是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間

宰帥棄疾始繼此而能畫憩者惟端平閒邑人徐
禮侍鹿鄉至　國朝洪武閒何丞昭善載諸縣志
可考也自餘皆怨不知務波濤齧及則退而亦踈
而隄始不勝其圮猶用交漂奇終疾折北不支潰
散敗蚴而已郡守祝侯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
民疾苦顧縣之隄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
隄此宜歸父老曰彼故隄彼故歸侯曰斯言太泥
耳今之水勢使宰帥復生亦必別有所處矣父老
曰然侯爲之經畫纖悉達之鎭巡而允告之藩臬
而從遂標節推揚君莅其事君廢食息旦暮躬睇

諭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歸成於是邑父老
以書來屬廉爲記將刻石以垂永久廉謂說吾縣
治而知歸之爲急者能幾人哉天順間尚令謔欲
於上流安汝導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成
化間黃簿端竭力以塞石橋之決築隄長五十丈
近年劉令璲因其傾圮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
一令一簿爲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今
侯去辛帥三百餘年而見與之合且不爲苟于昔
人之陳迹其功之卓當與辛帥並矣於戲天下事
何者而不有其要侯之治水可謂知要矣然侯之

知要豈特治水為然哉寔於郡政無不然矣記之使人知祝侯之政埽二其一在苕是為石埽其一在敖家墻是為土埽營度於弘治己未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冬廉聞祝侯欲更埽於普菴堂之下屬歲儉財力殫屈不可為此捐堂食之錢以為費則章貢發而後時矣期於今歲辛酉水督正而成之不毫髮又帑藏侯剗決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甚勤且敏前此未之見是後也縣令何公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南京光祿寺題名記

我　朝建官六部取法周禮六典其餘則亦有不盡同者焉南京光祿寺　國初仍元制為宣徽院洪武元年改光祿寺大槩祭用唐制八年改光祿司三十年復定為寺今諸司職掌所載光祿司則八年後所改名也然所掌祭祀朝會燕享膳羞之事在周禮是官甚備而其職固成周之舊也官有卿有少卿有丞弘治庚申秋廉來承乏少卿闕公事之暇試求前任人額壁間無有書之者問之於人其在數十年之前亦卒無有能道之者於是援諸陳年公案塵埃撲撲中繙閱連日得其名氏自

洪武以至于今公之凡若干人乃次第列之以鋟于版庶不將至於盡遺其人而寖沒其實而明道先生所謂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者固於是乎在焉来者繼續而書之則不蹈今日之遲矣是歲冬十一月上旬記

書記

蔡君從善以南京刑部郎中擢汀洲知府瀕行過廡言曰弘治丙辰春餘慶在中書時 朝廷出内帑給百官俸有布帛繒褐蘇木胡椒衣褥書畫之類餘慶適掌科專謄主分給僚寀所取各聽其便

獨狻猊一晝為報所棄餘廢自取之携來南都且
數歲矣素餐無補恒切內愧今之汀州復命工表
而新之將朝夕展玩以彰　君之賜以勉圖報稱
于萬一焉子辛為我識其顛末庶嘗考之他物給
俸近代多有之當時言者有鬻之於市僅十裁得
三之說豈古今同一律歟其初也皆因國用不足
而為此權宜之舉耳然自士而言則當散其業而
後其食豈計其祿之厚薄玖宋黃亞夫山谷之父
也嘗為州郡從事月廪二斛錢七千自謂素餐乃
以我擅名其集洪景盧謂其祿甚薄而其立志如

此眞可重也今從善之於一晝猶且如此使其月獲也乎又不知其何如也豈不愈有可重哉抑從善之俸初在中書薄也繼而刑曹猶薄也今為郡太守則中二千石而非薄矣韓子所謂其祿足以仁其三族者其庶幾乎黃堂之上緋衣金銙舉目而觀之豈止於一晝而已哉感上之恩而興報稱之念者豈止於一端而已哉龔黃之政吾知其有成矣若然不忝發兮孰大於是

毅軒記

昔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夫子答以其恕

乎夫子貢之在聖門頫會而下莫或先之其平居固無所不學然以為學必有要乃舉一言以為問而夫子即舉一言以為答自子貢之有是問夫子之有是答其後遂有用工於一言一字之間者若是者謂非知要不可也嗚呼經書若淵苟惟汗漫而求之支離而索之則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者多矣是豈古人切己之學哉請安涂君紹德嘗讀書至曾子弘毅之言惕然有感曰士固當如此也遂自號毅軒有過而問之者則曰此吾一字符也予嘗謂曾子之學其得力處正在於弘

毅朱子謂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之弘臨大節而不可奪見曾子之毅而其徒李燔嘗得其說而以弘名其齋要之弘毅之於學者均為切要而學者之於弘毅或不能以無偏故朱子亦謂弘而不如龜山之門人毅而不弘如胡氏之門人而其陳埴亦謂汲黯毅而不弘霍光弘而不毅皆以耳是則弘可以名齋而毅亦可以名軒學貴於病而用藥也君順慶太守訥菴先生之中子早攻時文為舉子業訥菴歸老遂養親不仕觀其名軒之義豈俗學所能知哉世變紛下人欲橫流非剛

毅孰能有立吾於毅之一字尤重有取焉君之子進士文祥以君之命請予為毅軒記君之於毅闇之素矣尚何言哉竊以文祥之學用心於內者由家庭以遡陳李由陳李以遡考亭由考亭以遡曾子吾得復不有望乎

記

瑞葵軒記

光禄寺燕居之前有葵一本出于簷楹階戺間其高丈餘旁枝扶疎花蕚綴集無筭有客見而謂曰人跡躪踐之地甎石窖比若此初無雨露之滋栽培之力而是物胡為乎生哉盖瑞也予曰自昔以葵之向日喻臣之忠君今此葵不産于豪門貴室高臺假山之間以為朝廷暮賞之地顧與吾輩日嗒然隱几者相周旋其視仕焉而在閒局者何異

耶予自解言職以居于茲將三年矣雖有杞人之憂嫠婦之恤亦徒然耳天其或者假象以顯義乎然東坡蘇氏有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朱子嘗言人遂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何患不進蘇氏之靜坐其說多出於了元輩之所謂禪吾儒所不取朱子之靜坐寔源流於延平而發端於太極圖說提掇於二程皆吾儒緊要用工處予既尸素而無事矣使日從事乎吾儒之靜坐而并以讀書焉或者其亦有以進乎果爾其為端也孰大於是客笑曰然予既取其說以名吾燕居之所

瑞蔡軒併書與客語者以爲記

白鹿洞宗儒祠記

白鹿洞文廟之外別祠周子朱子及祠陶元亮李渤之李公擇陳瑩中劉凝之劉道原其祀或合或分前後不一稽之往牒既可見已憲副錫山邵先生國賢恭捧　璽書來督江右學政彌節南康亟謁洞學周視規制乃言曰諸祀之舉當矣獨以朱子之門人高弟嘗講學于此者若此邦之士李弘齋燔黃西坡灝輩獨不得與李公擇劉道原父子比乎外郡之士張主一洽輩獨不得與陶元亮比

乎閩中之士黃勉孫榦蔡九峯沈輩獨不得與李
濂之陳堂中比乎今視之同於傳舍之過客去而
不復問焉豈所以尊道學哉於是併考之得十有
四人鼎刱一祠扁曰宗儒以朱子南向以十四人
者東西向略知文廟之祀孔子而配以顏曾思孟
之制既畢事乃以書報廉曰朱子門人已從祀朱
子矣其為記之廉嘗移書先生亦及茲事先生謂
得我心之同然然廉何足以知此程子有言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世之論朱子者
謂其集諸儒之大成而劉靜修有邵至大周至精

一正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之說近時識者復謂朱子之所集非周程張邵之大成不過如蔡元定之樂律周必大之詞章陳同父之事功暨呂東萊張南軒陸象山之長耳竊謂光風霽月龍德正中在朱子固闇然而日修者豈集之云乎由前言之誠有過當由後言之則豈盡然也哉試以孔子論之其集大成有二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也朱子亦然象山之尊德

性南軒之辯義利東萊之矯氣質固有以兼之而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解其義邵易程易之會其全
大學中庸二程之所表章者復為之次第章句論
語孟子二程之所尊信者彼為之裒集發明以至
伊洛微言時有辯析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
圖已精而愈精已密而愈密若是者謂之集周程
張邵之大成殆非過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來一
人而已至於十四人者於朱子之學皆有羽翼之
功皆有倡明之力合而觀之則數百年之缺典已
備廡之謬論朱子者如此不識憲副先生以為

[illegible]先生於洞學起廢甚銳其招延四方學者必
諭之曰非罷十年科舉進取之念毋輒過此其條
教大要本朱子之舊而復提掇其喫緊為人之語
如明誠敬義者懇懇以示人晚生後進知所向方
矣先生所考十四人最為詳備多洞志所未載而
朱子門人之歷洞學者其盡在是扎

耐齋記

耐一也見之於能容則為忍耐即許氏說文以耐
即忍之意也形之於能待則為寧耐即朱子語錄
謂需即寧耐之意也若是者皆懲忿窒慾知時審

處者之事也王君順祥以耐名齋嘗曰人之情有睚眦必報惡聲必反者皆天大之禍何者不由於不忍而致耶吾願以所謂忍耐者而致意焉人有冰猴而躁九百而急者世間事何者不因忙後錯耶吾願以所謂寧耐者而用力焉唐之張公藝忍之百字吾取而師之不獨冀行于家而且冀行于鄉黨州閭之間也宋之張乖崖參政綫之一字吾取而師之雖不及施于官而亦將以施于應事接物之際也曰略君之李子也舉以告予甚詳且請為之記夫以公藝之對高宗或者有以其無儆警之意雖

茂有餘而未能因事有補得非有司落而又[illegible]
篤河者乎至於投機應會有不俟終日埶夫可以
急取而不可緩圖者得非有可久而又當有可速
者乎予因刪潤君之說以為記復以區區者附之
君其以為何如君吾豐城植爐人為邑著姓至君
益廣皆灌甚韜晦嘗輸財助郡邑濟飢事聞于
朝寵之冠服以復其身云

養晦記

上舍樂安唐君懇予為養晦記乃言曰深舉于鄉
者十餘試于廉者廿餘載較之于棘垣竟不得

預薦書之列試之于　彤庭卒不得授師儒之官若是者吾何敢以尤人實學之未至耳近者鼓篋南雍因書養晦二大字于牖盖將以自勵焉唐君之言如此其韓退之所謂業患不精無患有司不明之意乎古今舉子落第多怨考官至於懷甓伺擊為無名子詩以謗訕者往往而是當其被黜不惟不反之己甚至高自標致以為吾文可北面鬼雖循官狀頭嗚呼其視唐君為何如唐君不以舉業窮學為己足而愈蹶愈奮方且以遵養時晦為心焉吾知其失之東隅必收之桑榆矣記之以俟

寧州新修州治記

分寧陞州之歲冬十一月婺源葉君天爵來為守視篆之閱月即謀所以新州之治者盖視事之堂棟宇朽蠹將撓儀門若吏書楹礎相附位置不分而朽蠹猶堂焉鼓樓處西偏出入磬折焉於是即其舊者兆而新之離而正之即其朽蠹者否而革之可而因之勞費未半而成功倍之與州而同一維新焉州之新者何分寧南昌府屬也唐析于武寧而為縣宋因之蒙古元躋而為州我 朝洪武二年改縣今 上弘治十六年復為州前之州以

縣固各有義不暇及今之州也以其地巖險西北諸山連峯接岫數百里編氓倚以武斷賊殺急之則挺巒都御史林君俊以巡視至乃為之慮用知府祝君瀚言以為地大物衆所以臨乎其上者非隆其秩無以彈壓之遂以州請　詔可之即張置官吏而州焉然豈特州與州治之新而已哉葉君之甫至也即以分寧之舊俗與所以圖乎新者召父老于庭與之約復備書以揭之通衢用徧以告其州之人而其舉措設施固莫非與民圖新者其意以　朝廷之新乎州非新乎州而已欲新乎政

邇今非新乎州之治而已欲新乎民也葉君於新州之巨細本末可謂知所興舉矣是役也州同黃君輔州判陳君與皆協心戮力而於民之知義而可任者得分董之如堂如門如吏曹則以隤尌如皷樓則以查仲春陳潛劉雅才劉季芳張文華明年秋月畢工葉君具顛末遣生員陳由仁來徵記昔程子因其從孟厚不治一室而曰灑掃得潔淨莫更快意朱子見造屋有門檻從巷出者曰直出是公道橫則與世相拗而亦最病夫墻頹壁倒而不理會者葉君之新州治也又有得於程朱二先

生之意矣㓨官府之次舍等級降殺截然攸寓固
與私第有弟侔者哉廉嘗修武寧縣志考之分寧
雖析於彼而其間人物獨盛非武寧所及在宋如
山谷諸公殆今襃然為一郡稱首其地自修水而
入抵發源盡處復廣衍平曠風氣環聚別是一境
不惟秀民之多文章節義之士之所由出而物產
之饒民生其間足以自食其土之所有而無求于
外古今此山川則古今此州縣古今此人物則古
今此人心曷為而頗異於前哉意者鼓舞而作興
之誠長民者之責也葉君以名進士嘗令崇仁明

察撿殺蕪公有威聲鏗鏘總京國其政已成矣擢於此然則家詩書戶禮樂閭一州而弦歌以遷分寧之舊不端有望哉故為記以及之

瑞麥亭記

譽出于衆人之口者必公其出于死生存亡之外者當亮公也公安何君太古之令睢寧去今二十有九年已下世矣而睢寧之人猶拳拳乎君謂成化辛卯邑之李家莊社麥有一莖三穗者越二年癸巳邑之水南義陳二社麥有一莖二穗者皆君為政之日若君者吾儕小人安可忘乎乃相率作

亭于縣治之內名以瑞麥而義民楊隆輩推舉人
高瑂監生楊後郭深請予記之予曰君行何政而
有是耶三人者僉曰君甫至值旱甚野無青草民
相食極力賑救多所全活嘗有蝗入境齋心致禱
俄得大雨蝗盡死邳州衛軍士占民陶河諸湖產
且遺稅以累竹城等六社之民如是者數十年乃
文告當路撥稅而歸其産復教民疏濬其閘以防
水患邑有斑筆十餘輩根目為虎君召至諭以禍
福遂為良民僚佐有暮夜持軍需羨餘二百金約
共乾沒君曰時方葺公宇正不欲以擾民豈[illegible]

佐貲至於間屏騶從以問小民之疾苦時詣膠庠以嚴諸生之課試最所留意在邑滿九載去巡撫都御史張公鵬嘗加獎勞去時民遮留之不忍舍也噫有是哉我　朝列聖繼作同一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意祥瑞之事謙讓固拒令四方其毋來獻若斯瑞者謂令實致之亦可矣或謂春秋記異而不記祥其有記祥亦異之也瑞麥以記之蓋不記祥者聖人作經之意恐後世君臣相與動色矜夸而不務脩德耳尋常書事在災祥皆所當備俾異日有所考見殆未可上援春秋以為例也苟

性其異之録而休禎駢臻鈇然不見得非泥春秋之過哉因次第諸説俾刻于亭中君名旟別號敬齋去睢寧將赴銓曹便道省母于家竟以疾終有子珊今為南京刑部郎中亭作于弘治乙丑歲繫以詩曰天人雖殊其氣無二以和兆和以沴召沴生物兩間以息相吹莊周野馬其理可推民之懽欣曷不致祥民之呻吟曷不致殃睢寧何侯允矣良吏一切罷行悉為民計爾室我家謳歌四起愁嘆之聲不聞田里釀為陽春麥秀連垂旁附側綴不啻兩岐昔人有言天雨珠玉寒弗可衣饑雖

代粟豈惟珠玉朱草紫芝朝獲夕殖孰曰爲宜何
如芃芃彌望無際含哺鼓腹有此狼戾 凡晝受
民萬里遂曁宣化承流莫切於令令之施行皆
上之澤凡在閭閻當知 帝力

廬州府金斗驛重建記

廬郡郡號金斗驛隷郡故襲郡號金斗云者志謂其地於天文分野入斗度最多故耳然斗之所屬甚廣未應一郡得以獨專式者以郡有金斗河亦猶合肥之以淮淝得名未可知也驛舊在郡城東門外淮浦渡之北淮寔為水驛洪武初太守潘君

傑所建至成化間太守葉君盛始遷今之接官亭
鋪而以岐岡馬驛省入遂燕水馬至弘治庚申今
太守西充馬君汝礪言于　朝取田郡中原編會
同館并江淮東萬城大椰樹濠梁五驛馬驢復以
增入盖其所當之衝不惟部使者之巡行必先不
惟南北兩京必由而雲貴江廣湖蜀甌閩率由此
取道節勞逸均煩簡以一郡而待天下以天下而
視一郡在理當如是哉成化之建已歷年所柱腐
棟撓過客心悸不敢止宿馬君於是謀諸同寅撙
節浮費一撤其舊而為之新凡所𠫊儀門三間正

廳五間鼓樓為門如門後堂為間如廳廳堂之前
各列兩廡總之二十間其餘庖湢廐庫以至驛官
吏莅事案牘之所與其宅舍二十有七間屋外繚
之以垣垣外環之以池水種芰荷岸植槐柳前臨
通衢横衢表以二綽楔左題迎恩右題駐節材取
其良匠擇其巧而以陰陽正術方鍼董之弘治乙
丑孟冬落成貳守豐城涂君斐然適至郡郎以書
底廉曰兹役起去歲孟秋兹構咸謂自金斗有驛
以來未見若是乎其弘壯也幸為記之以垂永久
且曰馬君於郡若利與害罷行殆盡就其建造一

節而言如府治學舍如永豐預備二倉如包孝肅書院如橋梁舖舍無不繕完者矣庶得書讀之既因思往年嘗為馬君作修橋記益信涂溍之言不我欺也考之王政無一缺略下至春秋如鄭子産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似矣而溱洧弗杠晉築銅鞮之宮數里而以隸人之垣舍諸侯此又不足道者惟漢之諸葛武侯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論者謂其本立故末治而我朱子亦嘗稱其微而井竈圊溷無不脩葺路無醉人最為嚴密近世苟簡相尚知此者鮮矣馬君其知此哉今復有涂君

二君同心協力主持贊助其治郡悉如武侯之治蜀可也廉素愛武侯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又非靜無以成學之語意其終身得力寔在於此以根抵乎正大光明之業併以質之二君以為何如

樹軒記

予於弘治癸亥秋以南京光祿少卿考滿赴 闕得請歸省乙丑春復任以親老不以妻子隨貧不能買屋以居假館于歐陽地官萬鍾之第時萬鍾以部檄征摧淮陽慨然見諾亦以家君成化間嘗

為春陵守寔君之鄉郡乃荷念及故與予傾盖即為故人云第在烏蠻百川二橋之間流水沿門垂楊陰戶鎮日車馬傳呼之聲從橋上過鮮有顧予者一以予之伉拙人寡交之一以地左僻苟可以已皆憚於迂轡且以不當通衢之故尤易於忘之也然則使予處城市如在山林不逐逐於應酬者固亦居之使然哉寓之東有小屋焉簷短而窗明深七尺濶十有二尺屋内有杏一株穿簷而出于屋之上花時風起落紅滿地如錦搨之茵然因名曰樹軒學者王疇舉人為大書樹軒以揭之予公

退或讀書或靜坐皆於其中嘗記黄勉齋直卿自言初從文公遊所居屋在樟樹下一老農每晨爲侬一日飯畢即出治田事夜多在田更深獨處聽樹頭風聲竦然前輩厲志堅苦如此今予有祿使令滿前凡直卿之岑寂皆變爲清幽可樂之境所愧得於樹下之屋者未能如直卿耳未能如直卿者非他也不及其堅苦也屋之覆以織葦代板既葺乃甃當燈烟射處葦色如墨彷彿范文正紙帳故事亦可笑也居歲餘萬鍾及瓜將反予亦以丐休候　命將行思與軒别泚筆記之

慕荆軒記

慕荆軒者新安汪氏之所作也汪氏兄弟三人伯宗器仲宗璟季宗玉素篤友愛合力以治生產所積尺寸以上皆公貯之不以入私室故以慕荆名其所居之軒慕荆云者相傳田氏之堂其前有荆當其議分而荆輒悴及其更合而荆復榮耳一日宗器之子郡庠生滋謁予為記夫自世變日薄人心不古父子兄弟私蓄私貨為當然而宗器輩乃能敦手足之情追昔人而與之並謂不賢而能之乎記之宜也然宗器兄弟乃同產者也自其兄弟

以下一世則為從二世三世則為再從三從矣同產之墓荊也猶若可能至從至再至三而能之則絕不多見也滋之意豈徒欲昭其前美而已哉蓋將以維持於久遠焉耳彼田氏之荊數世之後寖無聞焉而終不若張公藝陳兢二族之義聚一則歷北齊隋唐一則起唐至宋者汪氏其知之乎汪氏一姓居新安子孫繁盛名天下如秘閣公若海當靖康時力圖恢復受知於張德遠固汪氏之元宗者自是三四百年以來其所以維持之者必有出於田氏之外矣若今日之墓荊特其兄弟共財

之一節耳雖然大學釋齊家治國先之以桃夭之之子次之以蓼蕭之兄弟說者謂陰柔之質未易化而兄弟之情每易失以故歸重於兩端汪氏之紫荊其原出於此扎書之以復於汪氏其揭之軒中以為群從告蓋能服膺乎大學之訓則汪氏之荊雖存之無窮可也